

凌云志



于志丹 著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人物虚构 请勿对号

凌雪路

于志丹 著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凌云路》描写的是一群航空“试飞人”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故事。“试飞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专门从事飞行试验。通过航空器在真实环境条件下的飞行,对新理论、新技术进行演示验证研究,对新研产品进行鉴定。

故事通过章榆林和试飞人组织实施试飞任务的过程,向人们揭示了试飞工程师和试飞员不仅要面对技术上的严峻挑战和工作上的艰难曲折,还要面对各种腐朽思想和不良作风的挑战,去实现人生的价值,完成背负的使命,铺设通天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凌云路/于志丹著. —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 11

ISBN 978-7-5612-4187-5

I. ①凌… II. ①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1593 号

出版发行: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通信地址:西安市友谊西路 127 号 邮编:710072

电 话:(029)88493844 88491757

网 址:<http://www.nwpu.com>

印 刷 者:陕西向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 mm×1 092 mm 1/16

印 张:29.125

字 数:481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86.00 元

一位试飞专家的另一种试飞
·高建群·

生产

公司

西安的北面有个世界著名的航空城，被人们誉为中国的西雅图。在那里，既有设计飞机的公司，也有制造飞机的公司，还有一个试飞鉴定飞机的中国试飞研究院。中国境内制造的飞机，许多就是在这里第一个送上天的。建国六十周年在天安门上空接受检阅的飞机，都是在试飞院经过鉴定，取得资格证书后，才有资格去进行那一次飞行的。

我在中国航空集团有许多的朋友，我一直以认识他们为荣。他们告诉我说，有个毕业于空军工程研究院的高工，名叫于志丹，从事航空科研试飞几十年，曾担任研究室、研究所领导职务，和好几个型号、项目的负责人。

他们还说了，这位航空试飞系统的大专家，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情结，那就是对文学的喜爱。他利用几十年的空闲时间，创作了一部长达四十多万字的大作，名叫《凌云路》。书下，于先生已功成身退，于是有《余暇》，将这十说整理出来，付梓出版。

于是
军事作家，海军大校韦实家为本书稿带给我，希望我读后，能在书的前面写上几句。

①

句话。李友生说，他推荐的理由是，这部小说有三新，一是题材新，这些单位大都涉及国家机密，的卫兵，的墙高，令外人望而却步，加之又是高级干部子女居住的地方，感谢作者，他为读者打开了蒙在受先堂之上的神秘面纱。二是主题新。《凌云志》描写的是“一群‘试飞人’”的生活，过去我们仰望星空，看到银鹰呼啸而过，觉得那是在云端里的生活，现在我们知道，原来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有着烦恼，有着寻常的一面。三是思想新。作者告诉我们，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上，依然有那么一拨人信奉崇高，守护着白^{如本分}，奉奉尤着人生。多彩的

我细细地研读了这本书。我完全同意李友生的判断。一个专家写一本书，为祖国的文学繁荣而写，为将航空人试飞人的家国情怀不挥发出来，报告给世界而写。

那时叫国营公社。

自良那个地方我知道，那里曾经是我们的航空的一部分，后来国家发展航空工业，定于是时的中国第一、第二、第三重要航空基地。天津、河北各种口音的人汇集在这里，建起一座航空城。

而飞机这个在天空飞翔的大鸟，已经有一面多，名叫西青市东红区，合世人瞩目的。② 整整

的飞翔历史了。小时候站在家门口仰望天空，觉得那大鸟很奇异，离我们很远，长大后坐飞机

这时候觉得倒还好，像落入一个制式的套子里了，觉得空姐们举止有礼但是目光呆板。弗洛依德说，恐惧来源于陌生。而现在，由于去州先生的这本书，让我对这个领域，算是熟悉了一些了。熟悉到有了一些亲近感。

我对这本书的出版表示由衷地祝贺。其实，社会上有一批人，他们在年轻时候都做过文学梦，后来，工作之累，家室之累，这梦被暂时搁置下来了，但是，只要生活能给他提供机会，他们便会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将梦圆了。重新创作

因此，我就上对于去州先生的敬意。我把《凌云志》作为礼物。
《凌云志》是这位试飞专家的另一种试飞。
是为序。

2013年端午节

晚上目眺着夜空中行走的三颗大星，觉得像郭沫若诗作《天上的街市》中那牛郎织女提着灯笼在走。

序

一位试飞专家的另一种试飞

高建群^①

西安的北面有个世界著名的航空城，被人们誉为中国的西雅图。在那里，既有设计飞机的公司，也有生产制造飞机的公司，还有一个试飞鉴定飞机的中国试飞研究院。中国境内制造的飞机，许多就是在这里第一个送上天的。建国六十周年在天安门上空接受检阅的飞机，都是在试飞院经过鉴定，取得资格证书后，才有资格去进行那一次飞行的。

我在中国航空集团有着许多的朋友，我一直以认识他们为骄傲。他们告诉我说，有个毕业于哈军工的研究员高工，名叫于志丹，从事航空科研试飞几十年，曾担任研究室、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和好多个型号、项目的负责人。

他们还说了，这位航空试飞系统的专家，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情愫，那就是对文学的喜爱。他利用十几年的时间，创作了一部长达四十多万字的小说，名曰《凌云路》。尔下，于先生已功成身退，于是有了余暇，于是将这部小说整理出来，付梓出版。

军旅作家、海军大校韦克家先生将书稿带给我，希望我在拜读后，能在书的前面说几句话。克家先生说，他推荐的理由是，这部小说有三新：一是题材新。这些单位大部分涉及国家机密，门卫严、门槛高，令外人望而却步，加之又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感谢作者，他为我们撩开了蒙在殿堂之上的神秘面纱。二是立意新。《凌云路》描写的是一群“试飞人”的生活。过去我们仰望星空，看到银鹰呼啸而过，觉得那是在云端里的生活。现在我们知道了，原来他们 also 和我们一样，有着烦恼和欣喜，有着寻常人的一面。三是思想新。作者告诉我们，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依然有那么一拨人信奉崇高，守护着自己的本分，奉献着多彩的人生。

^① 高建群，著名作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我细细地拜读了这本书。我完全同意克家先生的判断。一个专家写一本书，为圆自己的文学梦而写，为将航空试飞人的家国情怀抒发出来，报告给世界而写。

阎良那个地方我知道，那里曾经是我的家乡的一部分。那时叫阎良公社。后来国家发展航空事业，它于是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重要航空基地，名叫西安市东红区。天南海北各种口音的人们汇集在这里，建起一座令世人瞩目的航空城。

而飞机这个在天空飞翔的大鸟，已经有整整一百多年的飞翔历史了。小时候站在家门口仰望天空，觉得那大鸟很奇异，离我们很远。晚上瞅着夜空中行走的三盏灯，觉得像郭沫若诗作《天上的街市》中那牛郎织女提着灯笼在走。长大后坐飞机，这时候觉得自己好像落入一个制式的套子里边了，觉得空姐们举止有礼，但是目光呆板。弗洛伊德说，恐惧来源于陌生。而现在，由于于志丹先生的这本书，让我对这个领域算是熟悉了一些，熟悉到有了一些亲近感。

我对这本书的出版献上我真诚的祝贺。其实，社会上有一茬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都做过文学梦。后来，工作之累，家室之累，这梦被暂时搁置下来了。但是，只要生活能给他提供机会，他们便会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将这梦重新圆了。

因此，我献上对于志丹先生的敬意。我把《凌云路》的创作看作是这位试飞专家的另一种试飞。

是为序。

2013年端阳节

目 录

第一章	服从分配步凌云	人各有志亦同行	1
第二章	飞豹出世现蓝天	英雄虎胆立新功	12
第三章	古城内外论陕西	飞机城里话开发	21
第四章	柳根生组队搞研发	遥控机改装进煤矿	34
第五章	年轻人违规惹祸	柳根生见义勇为	49
第六章	田径场上争胜负	领导层内比高低	59
第七章	榆林率队进硅谷	杨三巧计获新版	72
第八章	异国他乡逢华仔	荒山野岭遇雷锋	86
第九章	柳根生蒙冤受审	章榆林接连受挫	96
第十章	试飞队急奔冰城	小炉匠指挥排故	108
第十一章	飞越琼州海峡	考核制冷系统	123
第十二章	改弦更张避台风	连续作战夺先机	137
第十三章	周培林骄横任性	章榆林委曲求全	152
第十四章	栌阳试制加油机	常庆苦练编队术	161
第十五章	王部长翻山越岭	赵长安梦想成真	170
第十六章	曲折探索有新路	再次对接终成功	182
第十七章	长安苦钻改程序	南山群策防噪声	190
第十八章	无舵铁鹰终归林	攻关小组感上帝	202
第十九章	飞豹连续恶作剧	勇军顽强越天门	214
第二十章	入云龙坦荡认错	杨木森婉拒采访	225
第二十一章	李德才低空跳伞	谈成梁为国捐躯	235
第二十二章	女儿演讲夺头名	老爸评职落孙山	248
第二十三章	东波夜行遭暗算	书记设宴慰处长	253
第二十四章	魏君志明修栈道	边塞龙暗度陈仓	263
第二十五章	老黄牛状告亚牛顿	白玫瑰遭遇杠子头	278

第二十六章	团长演示变稳机	鲁生折戟小河沟	291
第二十七章	盖大圣机智救学员	入云龙意外戏阎王	300
第二十八章	民机试飞创新路	神舟历险谱新篇	310
第二十九章	戴盔披甲斗天公	神舟云层试结冰	321
第三十章	袁晓周三破难关	国产弹三发三中	331
第三十一章	小炉匠挂帅搞研制	小灵通请战啃骨头	342
第三十二章	尤小吉牵动安全局	试飞院传看百子图	352
第三十三章	牛处千里走单骑	经理轻取万贯金	359
第三十四章	发动机故障频发	航空部质量挂帅	371
第三十五章	起动机高温发难	马宏伟主动攻关	382
第三十六章	新机停车频异常	空滑迫降称大王	391
第三十七章	江南山跟踪摸底	盖大圣挑战颤振	400
第三十八章	吴天凌跳伞救生	王勇军尾旋探秘	411
第三十九章	珠海航展显风流	拱北通道抒真情	421
第四十章	小白楼“神仙”聚会	学术厅诗人放歌	431
题记			444

第一章

服从分配步凌云 人各有志亦同行

在哈市南岗有一条文庙街。听其名，很像是可供人们参观游览的文物古迹，但在小街入口处却有一道高高耸立的大门，门楼上镶着醒目的八一军徽，门口两边的门柱旁日夜站着持枪的卫兵。稍有常识的人便知这是军事重地。即使无知的人，也会望而却步，只能站在门外窥视一下里面那一眼望不到头的林荫大道。赶上星期天，人们能够看到一些身着海、陆、空各色服饰的男女青年三三两两地示证进出。这些青年军人，看上去有点像年轻军官，进出门时，卫兵总要规规矩矩地给他们行军礼。衣服虽是四个兜，但领章却有点儿特殊，很像是准将的牌牌，却又不是，原来军事院校的学员都是清一色的这种标志。

这是一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等军事学府，是专门培养高等技术人才的摇篮。每年有成千名优秀学生脱下学生装，进门就换上军服，出门就变成中尉军官，走上为军队建设服务的岗位。这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这就是章榆林学习生活了5年的母校，平时这里总是保持着幽静，只有在下课的军号声响过之后，才能听到欢快的歌声，才能看到生动活泼的场面。

1965年，中央军委下达了一道命令，哈军工由军队建制改为地方建制。哈军工大院上上下下一片木然。尽管人们都想不通，但还得执行命令。命令就是这样，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抗令不遵者以军法论处。可是这道命令却使人无法抗令。抗也好，不抗也好，其结局都是脱去军装。

毕业班的学员怎么也没有想到，毕业和退伍竟会同时来临。对于大学生来说，毕业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但退伍却是一件极不情愿的事。特别是对那些向往着毕业后分配到军队单位工作的人打击更大。这道命令，不仅涉及哈军工的改制，也涉及部分军工事业单位的改制。

导弹班班长边塞龙入学五年，年年都是优秀学生，被誉为品学兼优的尖子生，自以为毕业后可以分配到军队机关或部队事业单位工作，所以在填毕业志愿表时，曾公开对班上的同学说：“我保证百分之百地服从分配，组织指到哪里，我就到

哪里去工作，去战斗。”在他的影响下，一些来自农村和中小城市的同学也都以班长为榜样服从分配。只有极少数从大城市来的学生在千方百计地设法实现自己的秘密计划。而毕业分配的实际去向，只由学院队干部和党支部掌握。他们分别找人单独谈话，边塞龙忍着性子终于迎来了指导员的谈话。

一进指导员办公室，边塞龙就习惯地坐在指导员的对面笑着说：“我想轮也该轮到我了。”指导员没有露出笑容，一开口就戴高帽说：“你是班长，又是一名预备党员，品学兼优，各方面表现都很好。不要因为学院划归地方建制而影响自己的情绪啊！”

边塞龙弄不清指导员的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不像在班上同学面前那么高姿态了，只能实话实说：“五年的部队生活使我对部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很留恋部队生活，很希望能继续穿军装。”

指导员看了看边塞龙，本不想对他说的话也不得不说了。“穿军装是革命事业的需要，脱军装也是革命的需要。当兵是为国防事业献身，不当兵同样为国防事业作贡献。凭你的知识和技术到哪里，你都会很优秀。”边塞龙在指导员讲话时始终低着头，但指导员说的每一字他都听得清清楚楚。他听出了味儿，知道自己肯定不会被分到北京的军队机关了，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看看指导员，两人的目光不冷不热地交汇到一起了。

“虽说当不当兵同样可以为人民服务，同样为党工作，但我还是想不通，好端端的一所军队院校，为什么一下子就划归地方了？难道说，部队就缺那么几套军装？”

“小边，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为什么这么定，这是上层领导的事儿。我们只能按上级的指示办事儿。再说学院并不撤销，学校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况且对你来说，马上要分配到新单位了，你就不用管那么多事儿了。”

“指导员，就是离开了哈军工大院，我也永远忘不了哈军工，忘不了在哈军工学习生活的五年，忘不了你们的帮助和教导。”

“是的，这点我相信。我相信你就是离开了人民解放军，也会继续保持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走到哪里就会在哪里生根开花。即将要去的那个单位，跟咱们学院一样，原来属军队建制，现在也划归地方建制了。”

“那是个什么单位？”

“据说是搞飞机飞行试验的，是国家授权的新机鉴定单位。怎么样？”

“我是学导弹专业的，怎么给分配到搞飞机的单位去了？”边塞龙显得不高兴。

“导弹和飞机同属飞行器，军用飞机不装导弹战斗力就不强，他们单位需要导弹火控专业的人。你去，说不定会比学飞机的人更有用场。”

“这个单位在什么地方？”

“在西安附近的栌阳镇。”

“指导员，请您放心。我既然表态服从分配，就做好了到艰苦地区的思想准备。”边塞龙不打算提出新的请求。

“那里属西北地区，冬春的风沙大些，但比起国防科委所属的甘肃某基地，条件要好得多。”

“我们班还有谁去？”

“你们班只有你一个人去。那也是国防单位，要求派遣政治素质高、学习优秀的人去。在国防科委的需求计划内，导弹专业只有一个指标，你应感到高兴才是。”

“谈不上什么高兴和不高兴。我不是那种一戴高帽就乐的人。不过，我还是感谢领导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估计飞机系会有人去的，但我不太清楚哪些人分去。”

“知道了，对组织上的安排我也就不多打听了，反正我过几天就走。既然定了单位，我就及早去报到，早一点去熟悉新单位会好些。”

“你可以先探亲，后去报到。”

“我准备先报到，后探父母。”说完他向指导员淡淡一笑。

所有的人都被谈过了。导弹班的近30名毕业生中有8人被分配到北京，有的去国防科委，有的去总参机关，还有的去公司机关。当然大多数人是被分配到国防科委所属的京外单位。尽管领导没有集体宣布，但是同学们相互间一问一传就都知道了。多数人都像女儿出嫁一样喜忧参半。只有边塞龙等少数感到失意，有点像被充军边塞的感觉。平时几个班上要好的同学问及分配单位时，先苦笑着不肯作答，逼到最后说分到西安附近的一个小镇搞什么飞机试飞。至于那些分到北京的同学兴致勃勃地问他时，他没好气地说：“我没有你们幸运，你们步入首都大机关。而我嘛，只有分到大西北的份儿了。”别人也反唇相讥道：“谁叫你高姿态呢？嘴上说一生交给党安排，实际上还是想去好地方、好单位。”当然也有几个知心朋友说：“人家北京来的高干子弟，虽然表现一般，成绩平平，但近水楼台都争着填报国家机关。谁像你这傻帽儿，甘心情愿为人家倒地方！”他低声叹息道：“凭天由命吧，是福不用忙，是祸躲不过。谁叫咱信息不灵呢！”

大学五年的生活，瞬息间就要结束了。同学情、战友爱，融融难舍。平时几个

喜欢和自己辩论和争吵的对手，临别时也感到难舍难分，似乎有许多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有许多人约他谈心散步，他却推说有事拒绝。至于他的行期，谁也不知道。他是自己单独买了去北京的车票的。临行前，他站在那宫殿式的教学大楼前，凝视了许久。“再见了，亲爱的母校！再见了，敬爱的哈军工！这一别，很难说何时再来看你了。”

由三棵树开往北京的18次特快列车飞速行驶着。边塞龙正靠在窗户边打瞌睡，朦朦胧胧听到有人轻声叫“同志”。起初，他还以为是列车员招呼自己呢。睁眼一看，原来是一位同样穿着黄衬衣的军人模样的小伙子。此人年龄跟他差不多，个头儿也差不多。那人笑着问：“你是五系的吧？”这时边塞龙才打起精神来：“是啊！这么说你是一系的喽！”他看来人穿的是蓝裤子。

“没有错，你姓边，对吧？”

“是啊！”边塞龙有些惊叹。他暗自思量：“这老兄在学校似乎见过面，但却没有相互交往过，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姓名呢？”正在发愣的时候，来人讲话了。

“我叫章榆林，是一系的学员，分配到西安的一个单位。我到院里查过，说五系有位姓边的同学与我分到同一个单位。我跟我们班上的人一说，正好有位同学认识你，说你如何如何。上车时，我就发现了你，只是没有时间问你。其实，咱们俩在一起待过，不知你有印象没有？”边塞龙若有所思地“噢”了一声，但还是回想不起来是何时何地干什么事。

“你在院田径队集训过吧？”

“是的，噢，你是跑中长跑的？”

“对，我的项目是400米、800米、1500米。而你是100米和跳远！”

“这下想起来了。参加市里比赛时，我们一起参加过接力。我跑第一棒，你跑最后一棒。”

“有那么回事儿。只可惜，我们只得了个亚军，没有拿到金牌。”

“那不怪你，前面两棒我们落后了，最后让你去赶上是不可能的。别人也不是善茬子。不过你还是追过了两个人，确实很不容易。”

“三年了，你还记得那么清楚。我们不在一个系，又不在同一宿舍楼，所以谈不上熟悉。”

“虽然不熟，但对那次比赛我还记忆犹新的。我跑第一棒就起跑迟了，到第三棒时处于第四位，我认为前三名没希望了。后来看你连追两人，也高兴得跳起来呐喊助威。”说着，说着，他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似的，对坐在旁边的一位同志说：“对不起，

你能否给个方便，跟我们这位同学换个座位？我替你搬行李！”旁边的旅客痛快地说：“没关系，我可以自己来。”那人忙站起来向章榆林说：“你坐在哪个座位？”

“不远，相隔八排座位，我带你过去。”章榆林说着就带那人回到原来的座位去。

走过去一看，原来的座位已经被别人占了。章榆林和颜悦色地对那人说：“同志，这个位置是我坐的！”那人连头也不抬地说：“凭什么说这个位置是你的？现在我坐了，就是我的。”

“哎，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你问问在座的几个人，是不是我蒙你？”那人瞪起眼睛说：“谁能证明这位子是你的？同样是买票坐车，谁都有权力坐。”旁边的几个人，见此人那气势汹汹的样子，只是跟他翻白眼，但谁也没有吭气。章榆林看了看在场几个人的表情，又对那人说：“请拿出你的车票看看，你买的车票座位号是多少？”“你有什么资格查我的车票，你撒泡尿照照，看看你是老几？”

“好，你不拿出票来，我拿出来给你看。我的车票是有座位号的，一上车我就坐在这个座位上。”“我不看，开车以后，座位号就失效了。”章榆林气得脸都涨红了。正想再跟他理论，这时列车员迎面走来，看了看章榆林的票，对那人说：“同志，请你站起来！这座位是人家的。等有了空位子，我再跟你说。”

那人还不想起来，抬起头来对章榆林说：“你是解放军，你就学学雷锋，站一会儿吧！”列车员见他不动身，还在那里胡搅蛮缠，就严肃地说：“咱们人人都要学学雷锋，尤其是你，更得好好学一学。列车有列车的规矩，你先站起来，让别人坐下。过一会儿，我给你找个小凳子拿来。”列车员的话柔中带刚，那人只得站起来，腾出位子。章榆林对一直陪他站在过道的那位同志说：“真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章榆林回到边塞龙的身边，把刚才发生的事儿简单叙述了一遍。边塞龙笑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社会上确实有这种滚刀肉，巫赖之徒。对付这种人就得来横的，不可理喻。”

章榆林说：“这种人还有脸提起学雷锋，真是厚颜无耻。雷锋爱憎分明。他说对待错误的东西要跟秋风扫落叶一样。雷锋最是大公无私的，而有些人恰恰相反。让别人学雷锋为自己的私利服务，而自己却在随意践踏社会公德。”

“算了，消消气吧。社会上这种事儿多得很，对人一套马列主义，对己一套自由主义。嘴上讲的仁义道德，却在偷偷干着男盗女娼。这种人自以为聪明，其实是最愚蠢不过的。真正聪明的人，总是一只眼睛看别人，一只眼睛看自己。”

章榆林坐在那里不知在想什么，没有与边塞龙搭话。边塞龙便问：“干吗不吱

声,该不是生我的气吧?”

“我是在想,你说的这话,似乎听谁说过,一时记不起来了。”

“这话不是我的发明专利,但我也忘了是谁说的。咱甭管谁说的,只要是对的,是正确的,就听,就坚持,就照办。不过有些事,理论上讲是对的,而实际上却往往是老实人吃亏。就拿毕业分配这件事儿来说吧,理论上讲每个人都应该是无条件服从祖国需要,服从组织分配……”没等边塞龙说完,章榆林就突然插话问:“你在校入党了没有?”

“上学期末才批的,我们只发展了三个党员,我是其中之一。”

“听说你是班长,在班上为数一数二的。”

“可以这么说。可这有什么用,党支部大会上指导员动员党员要服从组织分配,我就老老实实地服从组织分配。但到头来,那些表现一般的人都分到自己想去的地方了。”

“我在学校里,的确对社会了解得很少。不用说别的,就是对国防科委有哪些单位,国防军工有哪些单位,他们都是搞什么的,哪些单位好,哪些单位差,一概不知道。所以让我选择,我也不知道哪家好。”

“那你总知道首都比其他地方好,东边比西北边陲好,中央机关比基层单位好吧!”

“不见得。”

“噢,谈谈你的高见。”边塞龙似乎听不懂他的话。

“我没有很成熟的看法。我是针对自己说的,我既没有权利欲望,也不刻意追求当官掌权,既不向往大城市,也不追求安逸的生活条件。只要有一个适合我工作的岗位就行。所以本人心甘情愿服从组织分配。”

“共产党是执政党,为党掌权,为无产阶级掌权。在我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理解你的想法,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个人、一个党员能为社会、为人类做有益的工作,就应该心满意足了。人在社会上,有时想得到某种东西,如果得不到,不一定是坏事。郑板桥有句‘吃亏是福’的名言,其中就含有这层意思。”

“郑板桥还有一句话,叫作难得糊涂。我看是典型的中庸之道。”

“水太清则不养鱼,这是一种辩证。人由糊涂变聪明难,由聪明变糊涂更难。人总是聪明一时,糊涂一时,但不可糊涂一世。那些看似聪明过顶的人,其实是最

糊涂的。庸者，平常人也。用平常人的心态去对待一切，是一种修养。我曾听人说，周总理在与其养子闲谈时，曾发问过，‘你最欣赏什么？’养子答道：‘我最欣赏中庸。’周总理会心地一笑。”

“这个故事我也听说过。我认为那是周总理希望养子以平民的身份要求自己。不过，如果有些事听不到，见不到，心里就会平静；而听到了，见到了，就很难平静，会感到人与人不平等。我对这种事很不服气。”

“是这样，眼不见为净。人是有思想的，见路不平会想到修路，见事不平则会呐喊。因之有不平则鸣。人与人不平等是一种客观存在，所以才有提倡平等，呼吁平等，否则就没有提及平等的必要了。一百年，一千年以后还会有不平等的事。我想，对自己还是摆在平常人的位置为好。遇事忍耐一点，正所谓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对你我来说，应该算是幸运的。我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子弟，生在旧中国，长在红旗下，能从这最高军事学府毕业，比起许多人来说，是很幸运的了。”

“我也是贫民出身，这一点我是认同的。要不是赶上祖国解放，不可能到了上学年龄就上学，毕了业就工作。往这方面想，确实得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但我一想到平时班上的那些不学无术、吊儿郎当的人竟能分到北京大机关，像你我这种品学兼优的人反而被充军到西北边塞，就特别生气。”

章榆林一听此话，情不自禁地哈哈一笑，竟把边塞龙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吃惊地问：“你笑什么？”

“你最近找人算命来没有？”

“算什么命啊！大学生，共产党员，谁还信那个？”

“你要是找人算一下，算命的人肯定会告诉你，你的去向在哪里，你就不会生气了。”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你说的咒语。”

“请自报家门。”

“噢——”边塞龙恍然大悟，他也笑了。

“你的这个去向，是你父母给定下的。你是边塞的一条龙。老人说，人的命，天注定，信不信由你。不信，就由你去掌握。信，就交给别人。我敢断定，你到了那里只要努力会有作为的。而那些胸无大志的人，虽然去了大机关，整天混日子也只能当个凤尾。而你却不然，品学兼优，根红苗壮，是块当鸡头的料。现在是一条虫，过不了几年就会变成一条龙。”

章榆林的一席话把边塞龙说得心里热乎乎的，此时他心中的烦恼荡然无存，